

瑞士藏康熙朝《坤輿圖》世界地理註文索隱

林宏*

摘要 2017年，新發現一幅清代中文世界地圖《坤輿圖》，現藏於瑞士蘇黎世。筆者推測其成圖時間約為康熙後期（1707至1717年）。此圖由清宮中外人士合作繪成，背景複雜，內容豐富。本文通過探究圖中的世界地理註文，揭示絕大多數條目的文本來源，指出僅個別條目與作為製圖底本的法文地圖，或參與製圖的歐洲傳教士的個人知識相關，多數條目內容得自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晚明清初耶穌會士的中文世界地圖與地理書。在此基礎上，製圖者刻意求新，對舊文作出各類裁剪、嫁接、改造，造成許多文意失實與時空錯亂的情況。分析《坤輿圖》的註文來源，有助加深對清宮知識環境的認識。

關鍵詞 《坤輿圖》；文本來源；世界地理註文；知識環境；清代

引言

2017年，位於瑞士伯爾尼（Bern）的古桑普拉茨圖書館（Library Am Guisanplatz）新發現一幅清代中文世界地圖《坤輿圖》，翌年首次對外公佈，後移屬蘇黎世中央圖書館（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¹《坤輿圖》為巨型兩半球世界地圖，墨繪手彩絹本，內容豐富。據館藏方量算，圖中左、右半球直徑分別為135及136厘米，布幅為217厘米×314厘米。筆者於2019年得知此圖，隨即展開研究，此前曾撰文對此圖的地圖史基本問題作出研判，²主要觀點如下。

首先，瑞士藏《坤輿圖》本身全無年代、作者信息，此前館藏方及海外學者定年過晚，³其成圖時間應為康熙後期（1707至1717年）。除瑞士藏圖外，清前中期宮中還製有其他相關作品：康熙末年，清宮在瑞士藏圖的基礎上修訂成另一幅漢文《坤輿圖》與一幅滿漢合璧《坤輿圖》，兩圖現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000年出版的《澳門歷史地圖精選》曾公佈了兩圖的東半球圖像，⁴但清晰度低，學者難以據此展開細部探究；此外，大約與瑞士藏圖同期，清宮又製成兩架內容相符的地球儀，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⁵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宮另製了一架較小的同系“御製地球儀”。⁶

其次，瑞士藏圖的主要製圖底本為十八世紀初的紀堯姆·德利勒（Guillaume Delisle）一系的多種法文地圖，包括其製作的世界地圖、大洲和區域圖，以及基於德利勒圖改繪的讓-巴蒂斯特·諾林（Jean-Baptiste Nolin）世界地圖。它們以法國皇家科學院組織的全球調查為背景，具有革新性。瑞士藏圖的部分地名、圖形同時參考了利瑪竇（Matteo Ricc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中文世界地圖。⁷由於瑞士藏圖無作者信息，此前有海外學者誤認為該圖是民間作品。筆者推測，很可能是當時十分活躍的法國耶穌會士將這些法文地圖帶入清宮，推動了地圖的譯繪，且中國人也深入參與了該系列作品的製作過程。由檔案可知，皇十六子胤祿曾負責監製同系地球儀，故筆者推測他可能也是《坤輿圖》繪製工作的主持者。⁸

* 林宏，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地圖學史、中西文化交流史。

在《坤輿圖》公佈之前的清代前中期大型西式中文地圖的研究領域中，學界對南懷仁於康熙十三年（1674年）和蔣友仁（Michael Benoist）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繪製、三十二年（1767年）修訂的兩種《坤輿全圖》研究較多；康熙後期的數種《坤輿圖》的繪製年份介於兩者之間，是清代地圖史研究中有所缺失的環節，其複雜性與重要性可與前後兩圖比肩。現存的三種《坤輿圖》中，最先製作的瑞士藏本高清图像之公佈，極大地提升了研究此系重要地圖的可行性，並能活化、促進學界對眾多相關的中西文世界地圖、地球儀、地理作品的研究。

《坤輿圖》載有豐富的地理信息，其中的地物、地名、地理註文是最主要的三項元素。筆者前述另文中的總體判讀主要是基於對前兩項的解析，而持續存在大量地理註文，正是晚明清初巨幅中文世界地圖與西文世界地圖在形式上走向路徑分異的重要表徵——同時期的西文世界地圖的註文數量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康熙朝《坤輿圖》的註文內涵複雜，其中基於繪者的“當代”知識而新撰的條目很少，大量條目與此前百餘年間的在華耶穌會士圖文作品有密切關聯；又因《坤輿圖》的繪者着意改寫甚至挪移的“再創造”行為，使得原本的關聯若隱若現。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瑞士藏本百餘條地理註文進行系統的文本索隱，全面地探尋其知識來源，還原註文形成過程的複雜性，從而為更深入探討此圖的性質、繪者身份、製圖目的、時代背景等問題奠定扎實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同系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漢文《坤輿圖》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康熙朝地球儀上也有大同小異的註文，但因館方尚未公佈完整的圖像，故本文僅以瑞士藏圖為考證對象。

一、地理註文的總體資料來源

（一）數量與類型

瑞士藏《坤輿圖》共有 111 條地理註文，

東半球 71 條，西半球 40 條。這些註文遍佈圖中的陸海區域，大致可分為 4 類。

1. 地貌、地情，共 59 條，綜合描述自然、人文地理。
2. 專論物產、寶貨，共 27 條，不涉及其餘信息。
3. 航海活動，共 7 條，描述航海經歷或海船，多與所繪越洋航線相配。
4. 海物，共 18 條，專記各處海中分佈的海魚、海鳥、異獸。

（二）資料來源的總體情形

筆者經過逐條比對，已辨析出絕大多數註文的資料來源。大多數註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來自晚明清初耶穌會士的世界地圖與地理書，但具體行文經過繪者改寫。通過比對可知，圖中的註文主要與四種最著名的、內容豐贍的作品相關：作於晚明的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1602年）、艾儒略（Giulio Aleni）《職方外紀》（1623年），以及作於清初的南懷仁《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說》（1674年）。四種早期作品間本身存在關聯，晚出的南懷仁圖、文多借鑑前人：同為地圖，《坤輿全圖》的部分註文與《坤輿萬國全圖》完全相同或相近；同為世界地理書，《坤輿圖說》中的許多條目襲用了《職方外紀》。此外，南懷仁還將《職方外紀》的部分文字內容化用作《坤輿全圖》的註文。⁹

經過仔細比對，可對《坤輿圖》的大部分註文與四部作品間的文本關聯作出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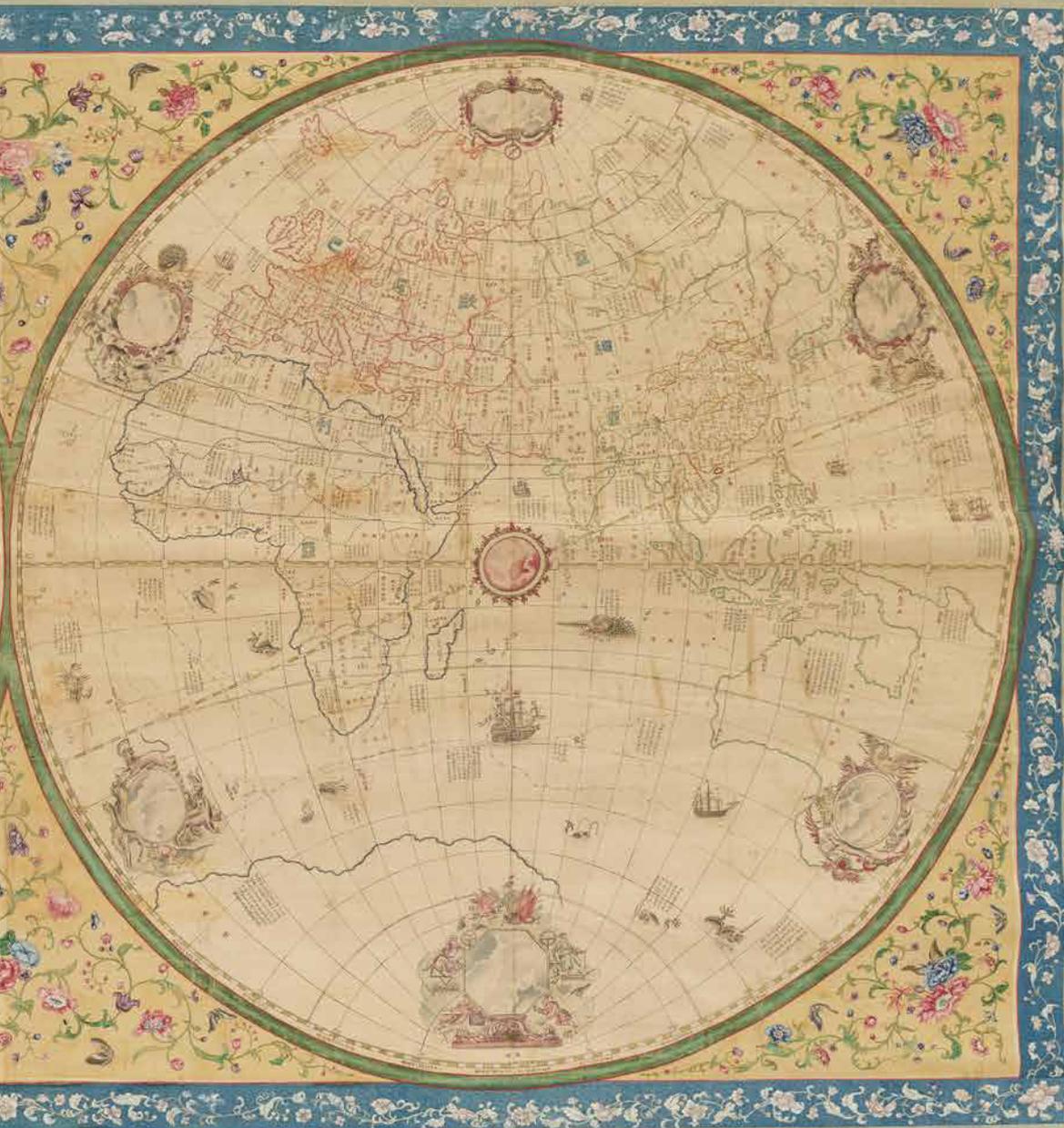
1. 有 19 條註文明確地只參考了其中一種中文作品：15 條參考《坤輿萬國全圖》註文（其中 1 條同時參考《坤輿圖》所據法文圖註記）；1 條參考《坤輿全圖》註文；3 條參考《坤輿圖說》文字。



圖1. 蘇黎世中央圖書館藏《坤輿圖》全貌（圖本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坤

坤



文史研究

2. 有 73 條註文可能參考了其中一種作品，也可能同時參考多種作品裡的相近文字：7 條對應《坤輿萬國全圖》及《坤輿全圖》的共同註文；53 條對應《職方外紀》及《坤輿圖說》的共同文字（其中 3 條同時參考法文圖）；13 條對應三或四種圖、文的共同文字。

3. 有 5 條註文明確同時參考《坤輿萬國全圖》註文與《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文字，將兩者異文糅合而成。

基於上述統計可知，《坤輿圖》的繪者一定參考過《坤輿萬國全圖》《坤輿全圖》《坤輿圖說》。因《坤輿圖》與《職方外紀》相關的內容均同時見於《坤輿圖說》，故存在繪者未參考《職方外紀》的可能。《坤輿圖》註文最倚重的是《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的文字，其次是《坤輿萬國全圖》的註文。

《坤輿圖》另有 2 條註文參考了艾儒略的《西方答問》（1637 年），¹⁰ 透露出資料來源的複雜性。該圖在北美西岸外繪怪魚，註文云：

海有怪魚，狀如飛魚，伏舟底，兩翅左右包住舟，人欲以鎗刀刺之，或發大鏡[銃]驚之，慮震動覆[覆]舟。¹¹

此註文不見於前述四種圖文，但與《西方答問》卷上的〈海奇〉內容對應，原文云：

問：漂海日久，必逢奇怪事物，願聞一二。曰：敝會一友，嘗過地中海，忽有怪魚伏舟底，兩翅左右包住舟。人欲以鎗刀刺之，或發大銃驚之，慮震動覆舟，乃懇祈天主，洒聖水其上，魚即捨舟而去。¹²

此為艾儒略轉述某位耶穌會士見聞所記，《坤輿圖》繪者將其節為註文，但將怪魚出沒的位置由地中海轉移至太平洋。下文將指出類似的挪移比比皆是。

又，《坤輿圖》在“衣斯郎的亞”（冰島）下方有註文：

此島生一種石，取煮之成絲，可以織火浣布，古人火化人屍，以此布包之，其骸盡，灰存在布內不散，便貯確[罐]中。

《西方答問》卷上〈土產〉稱：

問：大西土產如何？曰……亦有火浣布，古人火化人屍，以此布包之，其骸燼，灰存布內不散，便貯罐中，葬于高塔之上……問：火浣布何物織成？曰：聞地中海一島生一種石，取煮之成絲，可以織此布。¹³

此段正是《坤輿圖》該註文的資料來源，¹⁴ 但繪者將原料產地由地中海移至冰島。¹⁵

此外，《坤輿圖》間或參考了中國本土文獻，較明確的證據見於該圖東半球西端海中所繪的大海蟹的註文：

海有蟹，大踰丈許，其螯以拊人首，人首立斷。其殼[殼]覆地，如矮屋然。月朔其身瘠，月望則肥。其復[腹]藏石，并其眼，可療肺腎諸病。

首句“海有蟹……如矮屋然”是對《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相關文字的簡寫。¹⁶ 中句“月朔……則肥”可在明清之際的來集之《尚湖樵書》及改刻本《博學匯書》中見讀對應描述：“蟹月望時瘦，月朔時肥。”¹⁷ 此書或相關文獻應係出典之處，但《坤輿圖》不慎將“肥瘦”顛倒。末句未檢得直接出典，待考實。

另，《坤輿圖》上有 8 條註文與所據法文圖相關（詳見下文），¹⁸ 此外還有 9 條註文尚未檢得出處。其中部分條目或為繪者自撰，如在印度洋中部有一條介紹十六世紀上半葉耶穌會遠東開拓者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的註文，應是參與繪圖的耶穌會士抱宣教目的而添

寫。還有部分條目或出自其他文獻，有待破解。

二、《坤輿圖》註文對舊文的改寫與嫁接

《坤輿圖》繪者對所引舊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寫。繪者有時較忠於原文，如在非洲西南岸作為船隻補給、候風要地的“黑肋納島”（聖赫勒拿島）邊，有註文云：

鳥獸果實甚繁，絕無人居，但西船泛海恒泊此島，樵採漁獵。

此註文得自《坤輿全圖》同島註文，原文為：

意勒納島，鳥獸果實甚繁，絕無人居。海舶從小西洋至大西洋者，恒泊此十餘日，樵採漁獵，備二三萬里之用而去。

可見該註文的信息雖較原文有所減損，但基本保留了主幹內容。

此外，《坤輿圖》繪者偶爾會因無意識的抄誤而改變文意。如“爪哇島”下方註文的主體內容與《坤輿萬國全圖》相應，但首句“爪哇無兵曾到擒其王”殊不可解，實則原文為“爪哇，元兵曾到擒其王”，乃《坤輿圖》的抄寫有誤。然而，在《坤輿圖》多數的註文條目中，繪者明顯對原文作出刻意的改動。筆者歸納為以下三類，各舉顯例說明。

（一）改寫文句

《坤輿圖》的部分條目保留了原文總體架構，但具體內容有所改動。

1. 《坤輿圖》在亞洲東北端註文：

土人髦首披皮為衣，不鞍而騎，善射，遇獸輒殺而生食，冬月藏居室韋。

此句可對應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襪結子”註文：

其人髦首披皮為衣，不鞍而騎，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其國三面皆室韋。

南懷仁《坤輿全圖》的相應註文與《坤輿萬國全圖》相同，但方位東移；《坤輿圖》註文復北移。此外，《坤輿圖》改原文的“遇人輒殺”為“遇獸則殺”，改“其國三面皆室韋”為“冬月藏居室韋”。《坤輿萬國全圖》在“襪結子”周邊標繪多種“室韋”地名，故註記、註文相呼應；¹⁹《坤輿圖》的亞洲東北輪廓、註記與《坤輿萬國全圖》迥異，無“襪結子”及“諸室韋”。因此，《坤輿圖》註文已失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註文、註記關聯性（南懷仁《坤輿全圖》亦失），並已被繪者隨意改寫文辭。

2. 《坤輿圖》在東半球東南部海中繪有海獸，旁註：

海產獨魚[角]魚，頭上有角，長四五尺，如獨角獸無異。海發浪時，其角偶觸石則退，其色透明，人取之于海濱，作飲器，能鮮解毒，入藥尤勝。

《坤輿圖說》中有相近的文字內容：

亞細亞州印度國產獨角獸，形大如馬，極輕快，毛色黃，頭有角，長四五尺，其色明；作飲器，能解毒；角銳，能觸大獅，獅與之鬥，避身樹後，若誤觸樹木，獅反嚙之。²⁰

《坤輿圖》在前人描述的陸上獨角獸的基礎上，對文本進行了一番改造，使海中的“獨角魚”首次出現在中文世界地圖。註文中的“角長四五尺”“角作飲器，能解毒”等說明屬明確借用，至於“獨角魚”鬥浪的情節，應改寫自原文的“獨角獸鬥獅”。

儘管此前的耶穌會士作品未曾提及“獨角魚”，但在歐洲傳說與製圖學中確有此物，如瑞典人奧勞斯·馬格努斯（Olaus Magnus）在1539年出版的《海圖》（*Carta Marina Et*

文史研究

Descriptio Septemtrionalium Terrarum) 中就繪有“獨角魚”，並在1555年出版的《北方民族簡史》(*Historia de Gentibus Septentrionalibus*) 中也有專文討論，此後不少歐洲書籍、地圖中均有記載。歐洲長期流行海、陸物種對應的觀念，艾儒略即言：

海中族類，不可勝窮。自鱗介而外，凡陸地之走獸，如虎狼犬豕之屬，海中多有相似者。²¹

“獨角魚”或許就是在這一觀念下，由獨角獸衍生而成；此外，歐洲人在航海時曾接觸到獨角鯨(narwal)，也為“獨角魚”的想像提供了基礎。²² 因此，《坤輿圖》繪者在據“獨角獸”舊文描述“獨角魚”時，可能受到歐洲海獸知識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獨角魚”在《坤輿圖》中的繪法與早期的西文圖書迥異，設若繪者有所參考，也已顯著本土化。另一方面，《坤輿全圖》的西半球太平洋中部也繪有獨角大魚，但無註文；《坤輿圖說》對此亦無介紹。兩圖或許也啟發了《坤輿圖》繪者，但差異明顯。

3. 《坤輿圖》在北美洲中部、“彌西洗彼河”(密西西比河)上游西岸註文：

此地人如獸，散居野合，知母不知父，以鬥為戲，敬黑貓為神。近來西士至彼，為教化所自，始引民構屋，以居民數家成一聚落，四周以禾柵為域[城]，漸習于禮義。

《職方外紀》中的相關文字見於北亞墨利加的〈西北諸蠻方〉：

北亞墨利加地愈北，人愈野，無城郭、君長、文字，數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柵為城。其俗好飲酒，日以報仇攻殺為事。即平居無事，亦以鬪為戲……近歐邏巴行教士人至彼，勸令敬事天主……遂翕然一變。又強毅，有恒心，既改之後，永不犯也……²³

原文的“數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柵為城”，是指歐洲人傳教前的印第安部落社會形態，經《坤輿圖》改寫後，變成了“教化”後的狀態，使此地文明程度大降，嚴重失實。“此地人如獸，散居野合，知母不知父”等語則是為配合上述改動而捏造的，以突顯當地之原始。

4. 關於航海活動的註文也呈現顯著的扭曲。如西半球東端近赤道處繪有帆船，船旁註文：

亞墨利哥舟師，稽之古書，諒亦[赤]道南尚有一乾坤，巡行南海，果尋得一大州，舟人一半留彼，一半還報國王，致其物產。明年國王又命載百谷百果，攜農師巧匠往教其地，人情益喜。因亞墨利哥始聞此區，即以其名名之。

《職方外紀》的〈亞墨利加總說〉原文為：

至百年前，西國有一大臣名閣龍者……果至一地。初時未敢登岸……土人大悅，遂欸留西客，與地作屋，以便往來。閣龍命來人一半留彼，一半還報國王，致其物產。其明年，國王又命載百穀百果之種，並攜農師巧匠，往教其地，人情益喜。居數年，頗得曲折，然猶滯在一隅。其後又有亞墨利哥者，至歐邏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亞墨利加。²⁴

比對可知，《坤輿圖》該處的註文乃原文之簡寫，但與史實嚴重不符合，張冠李戴，將不少閣龍(哥倫布)事跡歸於亞墨利哥；哥倫布在北半球西印度群島的航海活動，則隨事主被移至“亦[赤]道南”，嚴重損害讀圖者對地理大發現基本史實的了解。

除上引諸條外，其他改寫還包括在非洲西北“亞大辣山”條，將原文的“土人”改作“商人”；非洲東北亞昆心國(埃塞俄比亞)的“人極智慧”條，將原文對國王遊行儀仗的描述改寫為“其土[王]號為祭主者”；亞洲北部“地

產麝獸”條，將原文“有山狸似麝”改為“麝獸”；美洲獸是可（墨西哥）“地產各色鳥羽”條，將原文描寫中的“輯鳥毛為畫”（即以鳥毛為原材料拼貼作畫）改為以鳥毛為畫筆；等等。

（二）異文嫁接

《坤輿圖》時而會將得自某種或多種原始資料中的不同條目或方位的文字拼接或融合在一起。如前引“諒亦〔赤〕道南尚有一乾坤”一句的表述，同時參考了《職方外紀》對另一位航海家麥哲倫的記述，參見該書的〈墨瓦蠟尼加總說〉：

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復海峽，亘千餘里，海南大地又復恍一乾坤。墨瓦蘭率眾巡行，間關前進，祇見平原滢蕩，杳無涯際，入夜則磷火星流，瀰漫山谷而已，因命為火地。²⁵

這裡描述的是麥哲倫船隊發現南美大陸南端的麥哲倫海峽及火地島一事。《坤輿圖》的繪者在此處主要參考了其句法以增文采，但在不少條目中，繪者更是通過嫁接文句，創造出全新的文意。

1. 《坤輿圖》在非洲“泥瑯河”（尼羅河）河口處有註文：

泥瑯河近地草木茂盛倍常。產巴爾撒木，極香。王崩，用塗尸不行〔朽〕。

這段註文至少綜合了兩種文獻的記述。首句概括應出自《職方外紀》的〈厄入多〉：

國中有一大河，名曰泥瑯河，河水每年一發……凡水漲無過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極處，膏腴即着土中，又不泥濘。故地極肥饒，百穀草木俱暢茂。²⁶

次句可能出自《坤輿萬國全圖》南美洲的“孛露國”（秘魯一帶）註文：

產香名巴爾婆摩，樹上生油，以刀割之，油出，塗尸不敗。其刀所割處，周十二時即如故。如德亞國亦有之。

繪者也可能參考了《職方外紀》的〈孛露〉：

有樹，生脂膏極香烈，名拔爾撒摩，傳諸傷損，一晝一夜肌肉復合如故，塗痘不癩，以塗屍，千萬年不朽壞。²⁷

《坤輿圖說》同樣轉錄了此條，唯將“一晝一夜”改為“一晝夜”，“千萬年不朽壞”改為“千餘年不朽”。²⁸“巴爾婆摩”或“拔爾撒摩”對應的歐洲詞彙可追溯至古希臘語的 balsam，意為香膏，²⁹與《坤輿圖》的“巴爾撒木”對應。除“泥瑯河”註文外，該詞還見於《坤輿圖》南美洲“孛露國”附近的兩條註文，較長一條為：

此處產撒爾木樹，以刀割之，油出，極香，傳諸傷損〔損〕，一晝一夜即如故，塗痘不散，塗屍千餘年不汗〔朽〕。³⁰

通過對比可知，這條註文亦為《坤輿萬國全圖》註文與《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相關文字的嫁接，但樹名被誤寫作“撒爾木”。

南美地區確產樹脂香藥，地理大發現後由歐洲人帶入中國，清代各類文獻對其有不同譯法。其中，“巴爾撒木”的譯名可見於康熙晚期以降的清宮檔案，³¹《坤輿圖》採用了通行譯名。然而，《坤輿圖》標註埃及一帶也產“巴爾撒木”，這並未見於其所據的中文世界地理圖文，應蘊含了《坤輿圖》繪者的創制。一方面，繪者可能受到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註文“如德亞國亦有之”（如德亞即猶太）的影響，認為“巴爾撒木”除南美外另有產地，但利瑪竇的原意應是指中東地區自古典時代起持續生產的另一類樹脂香藥。後者的相關知識較早東傳，唐代《酉陽雜俎》記為“阿勃參”，詞源可追溯至阿拉米語和塔木德語的 afursama，與略去首音 a 的希臘語 balsam 同源同義。中東舊品與地理大發現後進入全球市

文史研究

場的南美新品雖然產自不同樹種，但功效相近，新品因此得名，且產量更優。³²《坤輿圖》繪者記埃及產“巴爾撒木”，可能是對利瑪竇原文的短距離空間移置，亦不排除是繪者知曉“阿勃參”自十一世紀起也被移栽至埃及培植。³³另一方面，“王崩，用塗尸不行[朽]”意指“巴爾撒木”曾被古埃及用於製作法老木乃伊，這純屬《坤輿圖》繪者臆造，靈感應得自其所據文獻對“巴爾撒木”塗屍不朽功用的描述。這或許也是《坤輿圖》繪者將埃及標註為“巴爾撒木”產地的原因之一。

2. 《坤輿圖》的東半球左上端“買[賈]言島”（格陵蘭島，對應前述法文地圖上的Groenland）岸線內有註文：

近地極者，半年無日，海凍，人鑿問[開]冰穴，多取大魚，因其地不生五穀，以魚肉充飢，魚油點[點]燈，魚骨造舟車，或磨成面。

《坤輿萬國全圖》在亞洲東部北側繪有多個虛構島嶼，最大的一島有註文：

此地之北極者，半年有日光，半年無日光，故以魚油點油燈代日，寒凍極甚，人難到此，所以地之人物未審何如。

在北美洲西北方也有虛構大島，註文稱：

此處寒凍極甚，海水成冰，國人以車馬度之，鑿開冰穴，多取大魚，因其地不生五穀，即以魚肉充饑，以魚油點燈，以魚骨造房屋舟車。

《坤輿圖》及《坤輿萬國全圖》對北極海陸的繪法迥異，後者也繪有格陵蘭島，譯作“臥蘭的亞大州”，³⁴但無註文。《坤輿圖》繪者將利瑪竇圖的兩處虛構島嶼上的註文融為一體，並移用至格陵蘭島處。

3. 《坤輿圖》在“價斯邊海”（里海）北側註文：

此地古稱古[女]國，因其女好戰，生數歲，割右乳以便弓矢。

《坤輿萬國全圖》在今里海、黑海間標“女人國”，附註文：

舊有此國，亦有男子，但多生男即殺之，今亦為男子所併，徒存其名耳。

《職方外紀》的〈韃而韃〉節內記：

迤西舊有女國，曰亞瑪作擗，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厄弗俗，即其地建一神祠，宏麗奇巧，殆非思議所及。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殺之。今亦為他國所併，存其名耳。³⁵

同書的〈亞墨利加諸島〉主要描述了南北美洲的周邊島嶼，其中一島記云：

又有一島，女人善射，又甚勇猛，生數歲即割其右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舶行近此島，遇女子蕩小舟來，射殺商舶二人，去如飛，不可追逐。³⁶

《坤輿圖》註文的定位近似《坤輿萬國全圖》的“女人國”所在地，“古稱”之意得自利瑪竇註文或《職方外紀》及《坤輿圖說》的〈韃而韃〉記述，又補充了〈亞墨利加諸島〉的描述文字。《坤輿圖》的嫁接並非天馬行空，因為“其女好戰，生數歲，割右乳以便弓矢”的形象確可見於西方古典著作對“女人國”之“亞馬遜人”（即艾儒略所稱“亞瑪作擗”）的描述中，亞馬遜人確實主要分佈在黑海、里海一帶，在古典著作中也有亞馬遜人活動於亞非歐他處的記載。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早期，傳說所涉的地域又有所擴展，³⁷〈亞墨利加諸島〉所記應為大航海時代由亞馬遜人的傳說衍生而來。《坤輿圖》的嫁接或可說明繪者熟悉“女人國”和“亞馬遜人”的故事，但也不排除是出於巧合：繪者或因兩處原文均有女子好戰的情節而隨意拼接。



《坤輿圖》得爾貴諾魚及註文（太平洋中部）

《坤輿全圖》近似海獸圖形（太平洋中部）

《坤輿圖》另一種馴魚圖示（南美東北）

圖 2. “得爾貴諾魚”相關註文及圖形（圖片來源：筆者後製提供）

4. 《坤輿圖》在西半球赤道附近、太平洋中部繪有海獸（圖 2），³⁸ 並附註文：

得爾貴諾魚性最良，喜音樂，人撫琴可以騎之。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往鬪，解魚人之厄，故國法禁人捕之。

《職方外紀》及《坤輿圖說》中有不少關於海獸的描述，雖不見“得爾貴諾魚”，但有兩處文字與之相關。《職方外紀》的〈伯西爾〉（巴西）記：

土人……亦有能游水最捷者，恒追執一大魚名都白狼而騎之，以鐵鉤鉤入魚目，曳之東西，走轉捕他魚。³⁹

另見同書的〈海族〉：

一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其性最良善，能保護人，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輒往鬪，解漁人之困焉。故彼國法禁人捕之。⁴⁰

關於“都白狼”一詞，謝方認為是海豚（dolphin），⁴¹ 金國平認為是葡語“tubarão”的對譯，意即鯊魚。⁴² 關於“斯得白”，程方毅推測艾儒略所指的是亞伯拉罕·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之《地球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的冰島地圖中，一種名為“Steipereidur”的鯨類。⁴³ 《坤輿

圖》將原文對兩種海獸的描述糅合在一起，並重新賦名，而“得爾貴諾”一名或譯自某個意為海豚的歐洲詞彙。

《坤輿圖》註文中“喜音樂，人撫琴可以騎之”的描寫未見於艾儒略、南懷仁舊文，通檢《職方外紀》及《坤輿圖說》，亦無明顯的相關描述，似出於《坤輿圖》的中方繪者手筆，取意自中國傳統典籍。《荀子》云：“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⁴⁴ 《列子》云：“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⁴⁵ 部分文獻中的主角更是著名的伯牙，如《說文》有“伯牙鼓琴鱣魚出聽”，⁴⁶ 此類高士以琴瑟馴魚的傳說綿延不絕，與艾儒略原文所述的以武力制服“都白狼”的意境截然相反。“騎魚”的意象出現得很早，且與“馴魚”故事情節相關，較早見於劉向的《列仙傳》，描述趙人琴高善鼓琴，能“乘赤鯉”沉浮水中。⁴⁷ 這一意象此後多見於文學作品中，如唐代岑參、李白、李賀等人均曾詠及，⁴⁸ 繪畫作品中也可見“琴高乘鯉”等題材。⁴⁹

還可注意《坤輿圖》“得爾貴諾魚”註文邊的海獸圖形，與南懷仁《坤輿全圖》在相近位置（略偏低）所繪海獸極相似（南懷仁圖上未註名，《坤輿圖說》亦無對應描述），兩者均有高聳的頭冠。《坤輿圖》繪者可能正因借用了南懷仁圖示，又欲作註，才編造了“得爾貴諾魚”註文。此外，《坤輿圖》在南美洲東北側近岸中另繪有人騎海獸的圖形，近似《職

文史研究

方外紀》所記“以鐵鉤鉤入魚目”的駕馭“都白狼”之法，但圖形邊無註文。⁵⁰

5. 重塑海獸之例還有“海馬”。繪者在西半球西端鏡面花飾右下部繪有馬身魚尾之獸，註文曰：

海馬，足如鳧爪，有病自能就茨[?]，放血療治，其平[牙]堅白瑩[瑩]淨，文理細如綠髮，可為怎[念]珠等物。

《職方外紀》的〈海族〉記：

又有海馬，其牙堅白而瑩淨，文理細如絲髮，可為念珠等物……又有極異者為海人，有二種，其一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略相連如鳧爪……⁵¹

可見，《坤輿圖》註文是由原文的“海馬”和“海人”的相關記述捏合而成。

除上述諸條外，《坤輿圖》中嫁接撰成的條目還包括非洲中部“土不產鐵”條、亞洲伯爾西亞（波斯）“地產金寶”條、北美嘉納大國（加拿大）“冬積雪甚厚”條、北美西北端海中“春時是魚”條、南美洲伯西兒國（巴西）“此處荒郊”條等。

（三）平添文意

《坤輿圖》繪者有時會在所借的原文基礎上穿插短句，增添文意。如前引“彌西洗彼河”註文中的“敬黑貓為神”及“買[賈]言島”註文中的“或磨成面”等，這些增項應得自繪者本身的知識乃至想像。

《坤輿圖》在非洲西北沿岸註文：

此處古謂矮人國，男女長止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以羊為騎，穴居以避鸛鷓[鷓]之食，三月出，壞其卵，然非真人，實是小猴，產此方耳。

《坤輿萬國全圖》在歐洲波羅的海北側標註“矮人國”，註文云：

國人男女長止尺餘，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鸛鷓所食，其人穴居以避，每候夏三月出，壞其卵，云以羊為騎。

《職方外紀》在〈西北海諸島〉中同樣描述了“小人國”，與利瑪竇圖同指，但具體描述差別較大。⁵²《坤輿圖》此條的主體部分是基於利瑪竇圖改寫的，但文末增添了“然非真人，實是小猴，產此方耳”，且將“矮人國”方位由北歐大幅移至西非。此添改的依據可再作追索。

《職方外紀》在〈西北海諸島〉同節的前一小段內，稱歐洲西北高緯度海島中“又有人長大多力，遍體生毛如獠猴”，⁵³這或曾啟發《坤輿圖》繪者，但其靈感可能另有來源。王永傑詳細梳理過“矮人國”的傳說流變，指出艾儒略可能參考了喬瓦尼·安東尼奧·馬吉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於1596年出版的《地理志》（*Geographiae Universe*），該書的〈瑞典國〉記載了北冰洋地區的矮人（Pygmæos）“其實更像猿猴而非人類”。⁵⁴筆者認為，參與繪製《坤輿圖》的歐洲人可能也通曉此類傳說而作此添寫。此外，與前述“女人國”和“亞馬遜人”的情況類似，“矮人國”地望也時常發生變化，古典作家多稱其在非洲，此後又被移至印度、北歐、格陵蘭等地。⁵⁵《坤輿圖》繪者將註文移至非洲，可能是基於製圖者的古典學知識的“正本清源”，亦可能如其他註文的遷移那樣並無實據。

《坤輿圖》在今南中國海有註文描述海況，內容是根據《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的〈海狀〉改寫而成，⁵⁶但繪者增加了“此海有淺礁甚多”之語，可能是為了配合《坤輿圖》上的“石灘”（對應法文圖的“Paracel”）圖形而添加的，⁵⁷也可能是得自繪者的航海經驗或知識。亞洲陸地東北部有“海濱各[多]凍”條註文，是對《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的〈波羅尼（泥）亞〉（波蘭）註文的移用，⁵⁸其中

添加的對風帆車的描述，來自歐洲人自十六世紀起對東方交通工具的想像。⁵⁹《坤輿圖》在描述阿拉伯半島南部的物產時，較《坤輿萬國全圖》及《坤輿全圖》同處描述乳香的註文增加了“產香樹百種，割之有香油流出，為藥極效”一句，據其描述似乎也與前述“巴爾撒木”或“阿勃參”有關，阿拉伯半島也曾產此藥，⁶⁰此處增添或出自繪者自身的認知，或出自附會。此外，《坤輿圖》在記述伯西兒國（巴西）的物產時，較《職方外紀》及《坤輿圖說》的註文增加了“鼻煙”二字，此物確為當地原產，應係繪者據實際知識添寫。

另有幾條相對舊文的添寫出處有待考證，可能出自繪者虛構。例如，繪者在非洲南端描述當地風俗的一條註文中，增加“女盤獸腸于身以為飾，待爛則食之”的情節；描述“海魔”的註文中增加食人情節；描述閩龍（哥倫布）航海時增添土人不識舟中巨炮，“認為魚腹中有雷”；等等。

三、少數與法文原圖相關的註文

（一）與法文原圖地名註記有關

《坤輿圖》在東半球東端大洋中繪有縱列群島，即今北馬里亞納群島（Northern Mariana Islands），圖中有大字書寫群島總名“賊島”，內有數個小島，各標其名。《坤輿全圖》也繪有“賊島”群島，但小島名稱、數量、譯法多有不同；《坤輿圖》的此處島名應是綜合德利勒亞洲地圖和諾林世界地圖譯出的，⁶¹原法文圖的群島名均記為“Isles des Larrons”，意即“賊島”。《坤輿圖》在群島旁有註文：

賊島，人從未知用火，飲食俱生，近西船至彼，教以取火為烹，地無鐵箭，以人骨為銳。

此句未見於此前的耶穌會士作品，可能是繪者基於“賊島”譯名杜撰的。

此外，《坤輿圖》在西半球西端大洋中部繪有“珊瑚島”，定位得自法文圖，⁶²文字摘錄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的〈海產〉描述“珊瑚島”的文句，⁶³繪者僅略加改動。然而，原文的相關描述是泛指全球的類似地貌，並非特指此處島嶼。

（二）與法文原圖的註文、圖形有關

通檢全圖，《坤輿圖》共有6條註文與法文原圖的註文、圖形相關。

首先，《坤輿圖》在亞洲東北端北側海中繪有帆船，又繪有起自西歐、經亞歐大陸北側東行的“東北航線”，線條止於船側，註文稱：

西船至此經度，數月無日，氣候極寒，欲抵東洋，為東[凍]堅所阻，直守至冰解，仍歸大西。

《職方外紀》的〈海狀〉有相似文字：

至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冰，故曰冰海。海舶為冰堅所阻，直須守至冰解方得去。⁶⁴

原文泛指北冰洋高緯區的海況，《坤輿圖》註文改作特指西船探索東北航線時的遭遇。這是因其所據的德利勒、諾林世界地圖均在相近方位有簡短的法文註文，稱“荷蘭人於1670年抵達此緯度”。《坤輿圖》繪者借用舊文創造註文，但誤將緯度譯作經度。同理，《坤輿圖》亞洲東北端東側海中的另一條註文“商船鮮至此海……故未審其西面如何”，也改寫自〈海狀〉，因其所據的諾林圖上有“Ces Mers et Ces Costes ne sont pas encor bien connues”（此處海洋與海岸尚未探明）的註記，而被繪者置於此處。

其次，《坤輿圖》東半球左下角繪有大片陸地，繪者標作“鸚鵡地”，一旁有註文：

文史研究



《坤輿圖》“南極野區”條註文區域

諾林圖相關區域註文及繪法

德利勒圖相關區域註記及繪法

圖 3. “南極野區”相關註文及圖形（圖片來源：筆者後製提供）

南極野區，新為第五大州〔洲〕，然盡是無人之空地，因相隔各方，而海圍難渡，自古無人而至彼，但二百年，弗郎幾商曾駕船過大浪山，偶望見是地而來，就船惟見鸚歌等鳥，無他物，故因名地。

此區域的圖形得自諾林圖，⁶⁵原圖主要參照歐洲十七世紀舊圖所想像的“南方大陸”的繪法（當時歐洲人尚未探查南極陸地，故所繪範圍遠大於實際）。其在兩半球南端繪出大片“大陸”岸線，標寫“Terres Australes et Inconnues ou Antarctiques”（南方大陸及未知地或極地），圖中的“南方大陸”岸線在遙對非洲西南端處北凸，並標有“Terre des Perroquets”，⁶⁶《坤輿圖》的“鸚鵡地”註記應據此譯出（圖 3）。

《坤輿萬國全圖》在南美洲旁的註文云：

南北亞墨利加、並墨瓦臘泥加，自古無人知有此處，惟一百年前歐邏人乘船，至其海邊之地方知。然其地廣闊而人蠻滑〔猾〕，迄今未詳審地內各國人俗。

《坤輿萬國全圖》在“墨瓦臘泥加”大陸邊緣、與非洲南端相對處，有“鸚鵡地”註記，南側陸上有註文：“此地多有鸚鵡之鳥，故因名地。”北側海中註文：“佛郎幾商曾駕船過此海，望見鸚鵡地，而未就船。”利瑪竇認識中的“墨

瓦臘泥加”在地理上大體對應《坤輿圖》上的“南極野區”“第五大洲”及諾林圖上的“南方大陸”“極地”。⁶⁷利瑪竇在南美洲旁的註文泛指十五、十六世紀之交（約在製圖年代前百年左右）西、葡、英、法、意等“歐邏〔巴〕人”對美洲各處的初期探索。北側海中註文的“佛郎幾商”在晚明語境中，主要是指葡萄牙或西班牙商人，但利瑪竇未詳記事主。

《坤輿圖》“南極野區”條註文主要由上引的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原文拼接而成，“盡是無人之空地”“自古無人而至彼”與利瑪竇圖中南美洲旁的註文相應，“佛郎幾商曾駕船過大浪山，偶望見是地而來，就船惟見鸚歌等鳥，無他物，故因名地”與上述利瑪竇圖的南側陸上註文、北側海中註文相關。至於“但二百年”一句，應與諾林圖高度相關。諾林圖在同一方位上，於“Terre des Perroquets”註記旁有法文註文“en 1503 ces terres furent reconues par Gonnewille il les nomma les indes meridionales”，意為“1503年時此地被龔納維勒發現，他命名為南印度”。此事與法國航海者比諾·波爾米耶·德·龔納維勒（Binot Paulmier de Gonneville）有關。據說他的船隊於1503年自諾曼第出發前往東印度，1504年在繞過好望角時偏航，誤闖南方大陸並停留半年，最後於1505年回到故鄉。龔納維勒的自述直到1667年才被出版，其船實際所至之處在當時頗

有爭議，促使法國燃起“重訪”南方大陸的熱情。十七世紀後期，皮埃爾·杜瓦爾（Pierre Duval）等人製作的法文地圖已標出相關註記。⁶⁸ 諾林圖採擇頗廣，自然標出了本國先輩事跡。參與譯繪《坤輿圖》的法國耶穌會士本就知曉龔納維勒的故事，註文中的“二百年”應自諾林圖註文的1503年算起。然而，因《坤輿圖》的註文主體乃改寫自《坤輿萬國全圖》，故主語仍沿用了“弗郎幾商”，雖在嚴格意義上與龔納維勒的國籍不符，但當時的“佛郎幾”一詞，有時也泛指歐洲人，故不算大誤。《坤輿圖》較《坤輿萬國全圖》晚出了約一世紀，前者由法文圖得出的“二百年”與後者註文中的“一百年前”恰恰偶合，⁶⁹ 這或許也促成了《坤輿圖》此條註文的形成。

再次，《坤輿圖》在西半球西南部有註文：

此處古謂兩邊之地接相連，近有大
[丈] 斯莽舶師至此，審知有大海隔開，
曰此方通太平海。

此註文位於圖中約今澳大利亞與其東南方標作“新瑟蘭第亞”的陸地間。十七世紀前期，荷蘭人最早有目的地探索澳大利亞西海岸的許多地區，並統稱該地為“新荷蘭”（《坤輿圖》作“新荷蘭地亞”）。1642至1643年間，阿貝爾·揚松·塔斯曼（Abel Janszoon Tasman）受荷蘭東印度總督派遣，自西南方逆時針繞行，相繼發現今塔斯馬尼亞、新西蘭南島西北岸局部及北島西岸、湯加、斐濟等歐人此前未至之地，後西行經新幾內亞北側至雅加達。1644年，塔斯曼又在新幾內亞西南岸、澳大利亞西北岸完成第二次航行。塔斯曼的第一次航行意義重大，首次證明了“新荷蘭”為獨立陸地，與“南方大陸”並不相連，但塔斯曼航線距澳大利亞東岸很遠，故並未探明其走向。

德利勒世界地圖繪製謹慎，其將新荷蘭東部留白，塔斯馬尼亞與新西蘭部分僅繪出塔斯曼已探明的岸線。諾林除了全憑想像地補全新荷蘭東岸外，還沿用十七世紀末一些法文世界

地圖的繪法，將塔斯馬尼亞線段化為新荷蘭東南端，又將新西蘭線段融入到假想的“南方大陸”圖形中，成為北端延伸至南緯37度的南方大陸西北角岸線之一段。

《坤輿圖》該區域的繪法來自諾林圖虛實參半的圖示。《坤輿圖》中的“嘉本達利亞”註記對應諾林圖的“Carpentarie”，被標在新荷蘭東端；“新瑟蘭第亞”對應“Nouvelle Zelande”（新西蘭），被標在“南方大陸”西北方。

另一方面，前引《坤輿圖》的“此處古謂兩邊之地接相連……曰此方通太平海”註文，是由《坤輿萬國全圖》的相關註文改寫而成。後者在位於亞洲與美洲北部間的海峽“亞泥俺峽”中有註文：“此處古謂兩邊之地相連，今已審有此大海隔開，此海可通北海。”可見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展現了十六世紀歐洲人認知的轉變。十五世紀末，哥倫布航行至美洲大陸時，誤以為已抵亞洲。此後數十年間，儘管歐洲人對美洲的認識日益增多，但仍有美、亞兩洲在高緯度處相連的誤解。至十六世紀中後期，西方繪圖者依據一些航海傳聞，才開始在西文世界地圖上用一道基於想像的海峽將兩洲隔開，使太平洋與北冰洋連通。這種新繪法逐漸成主流，其背景是當時歐洲人對開闢一條通往亞洲的新捷徑——“西北航道”的熱望。據此圖示，理論上歐洲航海家繞行北美北側，再穿越此海峽便可抵達東亞。⁷⁰ 《坤輿圖》繪者巧取舊文，把原表述移用於介紹十七世紀歐洲人對“新荷蘭”與“南方大陸”不相連的新認識，“近有大[丈]斯莽舶師至此”即指塔斯曼之行，德利勒圖及諾林圖均繪有塔斯曼第一次航行的主要航跡，沿途標“Route de Tasman en 1642”（塔斯曼之1642年航路）等註文，應對《坤輿圖》繪者有所啟發。

此外，另有兩條註文與耶穌會前輩舊文無關，完全得自法文圖。

第一條註文位於北美洲西北部，圖中以虛線繪製了一條內陸彎曲水道的進口段，一旁標

文史研究



《坤輿圖》“亞尼俺峽”註文及繪法



諾林圖相關註文及繪法

圖4. “亞尼〔泥〕俺峽”相關註文及圖形（圖片來源：筆者後製提供）

名“亞尼〔泥〕俺峽”，註文稱：

亞泥淹，舟師尋得此峽，未末往訪，
相通胡總灣否？如可通，此繞地新路更
便，西船以至中國可省四萬餘里。

在諾林圖上也有相關水道的圖形，標註為“Destroit d'Anian”（亞泥俺峽道），其註文可譯為：

人們堅信經由亞泥俺峽道可溝通南
海（Mer du Sud）與北海（Mer du
Nord），但僅知峽口所在，尚無人曉其
航路。

諾林圖用粗實線繪峽口段，在內陸則以陰影虛線勾勒西南—東北向的彎曲水道，連通位於北美中北部的“哈德遜灣”（Baye d'Hudson，即《坤輿圖》的“胡總灣”），圖中又標作“北灣”（Baye du Nord）。⁷¹自此灣迤東，歐人當時已有較確切的探測，知其可通大西洋（圖4）。此圖示出現於十七世紀中後期的西文地圖中，雖然與前述起自十六世紀、表示亞美二大洲之間的海峽（如利瑪竇圖的“亞泥俺峽”）圖示同名異指，但實際上一脈相承，均呼應了時人對“西北航道”的追求。設若諾林圖的假想峽

道屬實，則可構成歐、亞間的捷徑，航船遂免於繞行南美、非洲南端，此即《坤輿圖》註文“相通”之後半句的來由。

第二條註文在南美南端外、近南極圈處，此處繪小帆船，註文稱：“特辣計船至此經度，皆海無地。”諾林圖在相同方位也繪小船，註文譯為“英國船長德雷克航海至此緯度處”，是指英國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1577至1580年間進行的環球航行（圖5），⁷²是為《坤輿圖》註文出典之處。然而，原諾林圖註文中的“緯度”再次被誤譯為“經度”。

四、空間錯置

除文本嬗改造成的文意混亂外，《坤輿圖》註文還存在很多空間錯置的情況，前文已略有述及，本節將詳述此類問題。

全圖註文中除少量泛論大區域的條目及一些專述海獸、海舶的條目外，共有85條涉及描述對象的方位屬性。據筆者統計，其中方位確切者僅33條，⁷³錯置者有52條，錯置的佔比高達61%。這些錯置情況可大致分為三類。



《坤輿圖》“特辣計船”註文及繪法

諾林圖相關註文及繪法

德利勒圖相關註記及繪法

圖 5. “特辣計船”條相關註文及圖形（圖片來源：筆者後製提供）

（一）挪移方位

《坤輿圖》的此類錯置數量很多。其中，部分條目的挪移距離尚近，例如將《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的〈阨入多〉描述埃及的“五百年前此國最為強盛”，移用至埃及西側的“亞非利加國”處。⁷⁴然而，還有不少條目作跨洋越洲的長距離移動，筆者僅列舉當中最典型的、造成嚴重的知識錯亂的條目如下（參見圖 6）。

1. 在《坤輿圖》的東半球部分，太平洋中部的“冒火島”註文描述了當地火山的形態，這部分內容取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描寫“納波里”（那不勒斯）維蘇威火山的文字內容。

2. 圖中描述亞洲東北寒冷氣候的註文，以及另一條“新龜捏亞”（新幾內亞）海中出產琥珀的註文，得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描述歐洲波羅尼亞（波蘭）氣候及物產的文字內容。

3. 圖中稱“衣斯郎的亞”（冰島）產火烷布的註文，得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所記的“際波里島”（塞浦路斯島）的物產描述（參見前文）。

4. 圖中註亞洲“拜開兒湖”（貝加爾湖）以西產“麝獸”，乃改寫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關於非洲山狸的描述。

5. 圖中介紹非洲西部“伯寧國”（貝寧）物產的文字，改寫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對南美洲孛露國（秘魯）的記述。

6. 圖中稱在非洲西側大西洋之中、赤道略北處，有海鳥名為“亞爾爵”。此鳥每年生育一次，在雛鳥孵化的半個月內，海洋平靜，商船可在此時出海。實則該段註文改寫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對地中海近岸鳥類的描述；原文中的觀鳥出海者，則指地中海的商船，而非遠洋航船。

7. 在《坤輿圖》西半球處，有註文描述“北美嘉納大國”（加拿大）寒冷氣候，其內容糅合了《坤輿萬國全圖》亞洲東北處的“北室韋”註文，以及《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描述歐洲西北海島的文字。

8. 圖中所註的北美依林諾地（伊利諾伊）原住民風俗，得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中對“墨是可”（墨西哥）原住民的描述。

文史研究

9. 圖中描寫南美西北的“堅土國”（法文圖作 Terre Ferme）⁷⁵ 商業發達的註文，乃改寫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描述亞洲西南商港“忽魯謨斯”（霍爾木茲）的文字。

10. 圖中對南美中部“雅瑪瑣國”（亞馬遜河流域）女戰士的描述，得自《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所記的“加勒比海島國”習俗。此移用應是《坤輿圖》繪者熟知原文所記習俗，與古典傳說中的亞馬遜人相合（參見前文），有意改置於新大陸內部的地名相關處。美洲的“雅瑪瑣國”（利瑪竇圖作“亞馬鑽國”）之得名有多種傳說，其中之一確係因西班牙探險家遭遇當地原住民女戰士，由此聯想到亞馬遜人傳說而命名，⁷⁶ 但《坤輿圖》繪者將歐洲古典傳說中的描寫照搬、附會於美洲土著，仍不確切。

（二）範圍擴展

少數情況下，經改寫後的《坤輿圖》註文所指範圍會有所擴大，影響敘述的準確性。例如，《坤輿圖》在今孟加拉灣處有註文：

印第亞海，諸番之會，商舶合湊，富饒其民，地產鳥獸、草木、金寶，各極記異。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上有相關註文：“舊港地扼諸藩之會，商舶合湊，富饒其民……其土沃倍於他壤……”這段原文專指明代舊港宣慰司，其位於今蘇門答臘島東部，乃鄭和下西洋時所置，但《坤輿萬國全圖》的地名標註並不確切，該圖在馬來半島中部西岸邊以大字標“三佛齊”，小字註“即古幹陀利，今為舊港宣慰司”，明顯將舊港的位置往西北方偏移。利瑪竇可能是參考了嚴從簡的《殊域周諮錄》記三佛齊（舊港宣慰司）“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海中，或曰居真臘、爪哇之間”的模糊記載而將其標註在該處，⁷⁷ 且利瑪竇圖的註文內容同樣改寫自《殊域周諮錄》，被標於“三佛齊”註記旁的海中。南懷仁的《坤輿全圖》則在相同方位標有“三佛齊”（無小字

註文），又沿用上引之利瑪竇註文，唯將“舊港”改作“古地”，因為清代已無此宣慰司。《坤輿圖》受利瑪竇、南懷仁圖誤導，也將“三佛齊”誤標在馬來半島。其在印度半島東南有“小西洋”註記，也是承襲了利瑪竇、南懷仁圖的標註，但將方位由印度半島西側移至東側；其在今印尼群島南方、澳大利亞西方另有“印第亞海”註記，應是法文圖的“Mer des Indes”的對譯。兩註記均指今印度洋，來源不同而並存。概之，《坤輿圖》繪者改寫了原有的註文，其在誤解“三佛齊”方位的基礎上，又將空間範圍由點及面，泛化至整個“印第亞海”地區。

《坤輿圖》的另一條相關註文也有空間擴張的情況，該註文云：

印第亞在安日河左右之地，並小西洋諸島，皆最饒國也，天下寶石、寶貨自是地出。其人黑色，小[少]穿衣，無紙，以樹葉為書，用鐵錐當筆，士農工商各世其業。但國王例不世及，海島有一強人，卒眾俱不相屬。

《坤輿萬國全圖》相對應的註文為：

應帝亞，總名也，中國所呼小西洋，以應多江為名，一半在安義江內，一半在安義江外。天下之寶石、寶貨自是地出，細布、金銀、椒料、木香、乳香、藥材、青朱等，無所不有，故四時有西東海商在此交易。人生黑色，弱順，其南方少穿衣，無紙，以樹葉寫書，用鐵錐當筆。其國王及其各處言語不一，以椰子為酒，五穀惟米為多。諸國之王皆不世及，以妻妹之子為嗣，其親子給祿自贍而已。

“應帝亞”對應西文知識中的“India”，在大航海時代有廣、狹二義。其廣義受西方古典知識影響，泛指亞洲東部；其狹義指印度次大陸一帶諸國。“一半在安義江內，一半在安義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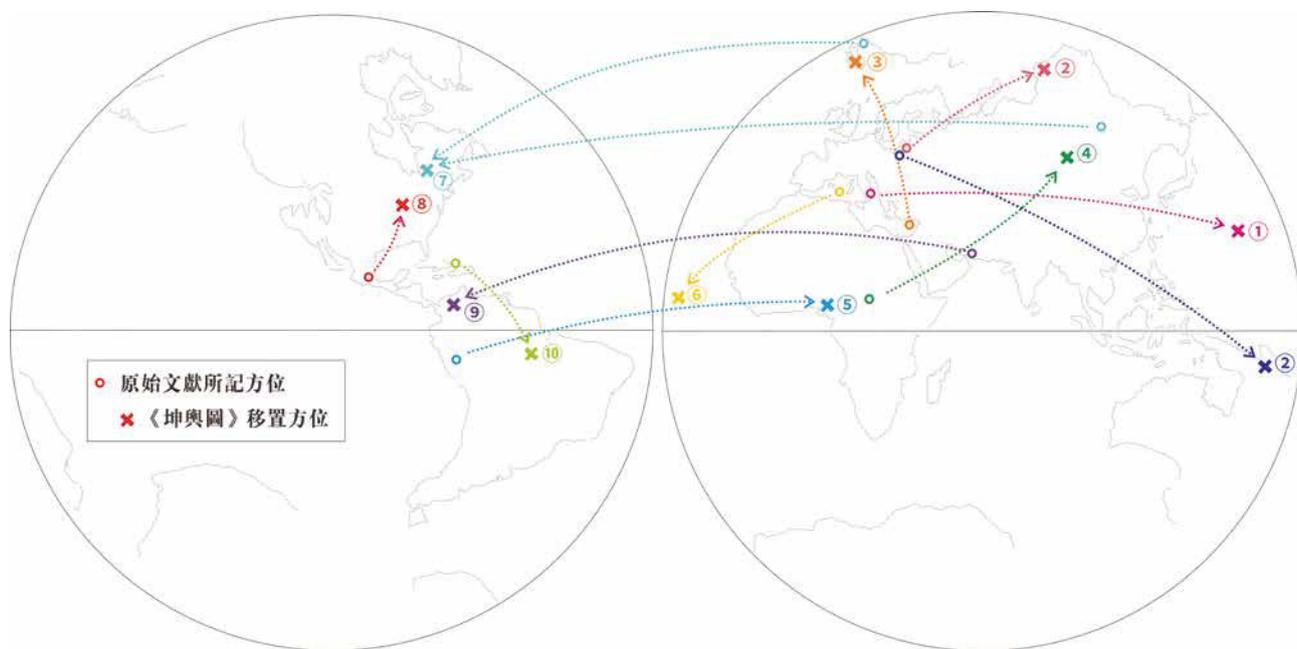


圖 6. 《坤輿圖》地理註文的大範圍移置示意圖（圖片來源：筆者以瑞士藏《坤輿圖》為底圖加工，僅勾勒大陸與主要島嶼岸線，略去小島嶼。）

外”中的“安義江”（對應法文圖的 Ganges flu.）是指恒河，可知此句受廣義知識影響，涵括恒河迤東的東南亞地區；⁷⁸但註文中其餘具體內容則對應狹義知識，主要描述印度次大陸的物產、制度、風俗。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的印度次大陸上標註的“應帝亞”正是取其狹義。

另，《職方外紀》的〈印弟亞〉與《坤輿圖》註文相關的內容如下：

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即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無筆札，以錐畫樹葉為書。國王之統，例不世及，以姊妹之子為嗣，親子弟給祿自膳。男子不衣衣，僅以尺布掩臍下……其俗士農工賈各世其業……地勢為三角形，末銳處闊不百步……⁷⁹

此處的“印弟亞”明確指稱印度次大陸區域。可見，《坤輿圖》註文主要得自上引的兩段舊文，但其描述對象卻大幅擴展。除印度次大陸

本身外，還增加了“小西洋諸島”，即印度洋各島國，應是由利瑪竇圖註文中的“應帝亞，總名也，中國所呼小西洋”一句衍生。⁸⁰《坤輿圖》的改寫將使讀圖者誤以為印度次大陸與印度洋島國同俗。

（三）泛指變特指

在《坤輿圖》的另一些註文中，繪者會把所據文獻中原本對大區域的描述，改寫為對某些小區域的特指。上文的一些分析已指出此類改寫，但圖中還有多例。例如，繪者將《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的〈海狀〉對北冰洋冰山的描寫，改作特指亞洲北部“新增白蠟”（新地島）西側海灣；將〈利未亞總說〉原本對非洲大陸異獸的整體描述，改為特指非洲中部；將同節中泛指非洲鳥、馬的記述，改為特指北部“亞非利加國”的；將《坤輿萬國全圖》註文中泛指非洲“有貓出汗極香，以石拭汗收香，歐羅巴多用之”的描述改作非洲西部特產；等等。

文史研究

結論

本文嘗試探蹟索隱，查明瑞士藏康熙朝《坤輿圖》中絕大多數地理註文的文本來源，並且揭示出此圖的百餘條註文中，僅個別條目與繪製世界地物、地名時着重依據的法文地圖的註文直接相關，其餘多數條目的主體內容得自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晚明清初耶穌會士的中文世界地圖及地理書，經過繪者改寫文句、異文嫁接、平添文意等加工，而面貌一“新”。經文本分析可證，清宮內有中外雙方人士共同參與了《坤輿圖》註文的編寫，除了與法文圖直接相關的條目譯介外，基於中文舊圖、文而添改的條目中，也包含了一些可能得自清宮傳教士自身知識的內容，可證歐洲人在製圖過程中的作用。不過，僅憑傳教士不可能撰成如此大量的中文文本，而且有部分註文的內容顯然融入了中國的傳統意蘊，因此中方人士應該也深度參與了註文的撰寫，甚至起主導作用。然而，在已知的現存檔案中，筆者尚未發現關於雙方具體分工的記載，有待日後繼續尋覓。

大航海時代早期，西文世界地圖上多有描述探索歷程、殊域風俗等事項，兼起填補畫面空白作用的地理註文。⁸¹十七世紀起，隨着地理大發現的持續深入，許多帶有神話傳說或想像民族誌性質的註文已難與實際的地理知識兼容，且圖上的地名標註日漸密集，多數陸地內部區域的空白逐漸減少，註文無處容身，導致註文數目驟減，剩餘少量註文多出現在當時未知的大陸及海域中。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利瑪竇在自己的系列作品中，最先結合早期的西圖樣式及中國本土製圖學的圖文相參的傳統，建立一種在西式中文世界地圖上的圖註結合的表現範式。至清初南懷仁繪製《坤輿全圖》時，他所主要依據的十七世紀六十年代的西文地圖上已鮮有註文，但南懷仁經由摘抄利瑪竇圖及艾儒略書中的舊文，編製出《坤輿全圖》的主要註文條目。⁸²較南懷仁圖晚出三四十年的《坤輿圖》面臨同樣的情況，其所據的十八世紀初法文圖的註文甚少，為符合清宮讀圖者的習慣

與預期，便從此前的圖文材料中大量汲取素材，將數十甚至百餘年前的舊文置於新圖中，導致註文的時效性嚴重不足。進而，《坤輿圖》的繪者為突顯註文之新穎性與獨特性，又將舊文改頭換面，從而造成信息失實、怪誕與空間錯亂，這是此圖不同於此前的耶穌會士主創作品的顯著特徵。⁸³另一方面，《坤輿圖》上的大多數地物、地名是基於同時代歐製地圖中最新穎的德利勒一系作品轉摹而來，不僅有助於展現“實時”的萬國格局，而且在全球經度準確性這一近代地圖學核心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如本文所揭示的，百餘條魚目混珠的註文遍佈全圖，難免會降低讀圖者對世界地理新知本應有的關注，大幅降低知識傳播的效果。

此外，瑞士藏《坤輿圖》的製圖底本上的註文，還被抄寫在至少兩架康熙朝的清宮地球儀上，⁸⁴卻無人揭破其謬；底本註文經過局部文字潤色後，在康熙末年製作的精細改繪本漢文《坤輿圖》中被繼續沿用。由此可知，在當時清宮的知識環境下，參與製圖活動的各色人等並未對世界地理信息的確切性抱持嚴格的求真態度。先行研究多稱揚康熙朝的地球儀對清人認識世界的推進作用，鑑於本文所揭示的《坤輿圖》文本之高度複雜性，筆者認為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究中文世界地理作品在當時的歷史場景中發揮的真實作用。在關於《坤輿圖》的製作者、觀覽者的直接史料嚴重匱乏的情形下，除了需要對文本知識的來源進行索隱外，還需要對《坤輿圖》文本的內涵作深入研究，方能更好地回答上述問題。

附：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早期西文中國地圖製圖方法與譜系研究（1500—1734）”（19CZS078）階段性成果；感謝馬庫斯·厄里（Markus Oehrli）先生告知筆者關於《坤輿圖》的信息。

註釋：

- 蘇黎世中央圖書館網站登載了中清晰度的《坤輿圖》公版圖像，參見 doi.org/10.7891/e-manuscripta-83669，2020 年 10 月 6 日讀取。筆者另向館方申請獲得高清图像。
- 參見林宏：〈瑞士藏康熙朝《坤輿圖》初探〉，《清史研究》，第 4 期（2023），頁 14-34。
- Morsier-Fritz, Claudia de. "The Recently Found Map of the World (Kunyutu 坤輿圖): A Philological Survey."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vol. 75, no. 4, 2021, pp. 947-1029.
-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年，頁 32-33、42-43。
- 參見曹婉如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圖版 2、3；北京故宮博物院網頁，www.dpm.org.cn/collection/clock/228931，2020 年 10 月 20 日讀取。
- [清] 允祿、蔣溥等撰：《皇朝禮器圖式》卷 3〈御製地球儀〉，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武英殿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頁 27；[清] 劉錦藻編撰：《清朝文獻通考》卷 258〈象緯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7179。
- 本文對比參照之德利勒世界地圖，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網站釋出之公版圖像，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093236q?rk=64378，2020 年 10 月 27 日讀取；諾林世界地圖，參見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網站釋出之公版圖像，trove.nla.gov.au/work/33035857，2020 年 10 月 16 日讀取。
- 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檔案，轉引自秦國經：〈18 世紀西洋人在測繪清朝輿圖中的活動與貢獻〉，《清史研究》，第 1 期（1997），頁 40。
- (意)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本；(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比) 南懷仁：《坤輿全圖·坤輿圖說》，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 年；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關於《西方答問》的簡介，參見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35-736。
- 瑞士藏《坤輿圖》由內務府輿圖房畫工清繪，抄寫多誤字。本文徵引時參考了精校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漢文《坤輿圖》（據《澳門歷史地圖精選》所收東半球低清圖像識讀，未見西半球圖像）及瑞士藏圖註文所據原始文獻等校正，部分條目缺乏對應文獻，對明顯誤字採用理校。
- (意) 艾儒略：《西方答問》卷上〈海奇〉，收入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39-740。
- (意) 艾儒略：《西方答問》卷上〈土產〉，收入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740-741。
- 《職方外紀》卷 1〈亞洲〉末有〈地中海諸島〉節，記“際波里島”（賽普勒斯島）產火浣布，“是煉石而成，非他物也”，但無詳細描述。參見(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64-65。
- 1668 年，在京耶穌會士利類斯 (Ludovic Bugli)、安文思 (Gabriele Magalhes)、南懷仁合作將《西方答問》刪訂為《西方要紀》，保留〈海奇〉及〈土產〉二節。〈海奇〉中仍記〈怪魚〉，但〈土產〉中則將火浣布條刪淨。參見(意) 利類斯、(葡) 安文思、(比) 南懷仁：《西方要紀》，收入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29、832。
-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 5〈海族〉，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51；(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海族〉，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482。
- [明] 來集之：《倘湖樵書》卷 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4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影印本，頁 359；[明] 來集之：《博學匯書》卷 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4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影印本，頁 120。參見張麗娟、喬紅霞：〈來集之《倘湖樵書》與《博學匯書》版刻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2 期（2015），頁 33-36。
- 包括上述統計中同時與《坤輿萬國全圖》《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有關的四條。
- “襪結子”和“室韋”註記，以及“其人”一段註文均得自《文獻通考》。參見趙永復：〈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所引用的中國資料〉，《歷史地理研究》第 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205。
- (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異物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1779。
-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 5〈海族〉，

文史研究

- 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49；參見程方毅：〈明末清初漢文西書中“海族”文本知識溯源——以《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9），頁90-91；鄒振環：《世界想象：西學東漸與明清漢文地理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頁97-98。
22. (美) 約瑟夫·尼格著，江然婷、程方毅譯：《海怪：歐州古〈海圖〉異獸圖考》，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7年，頁62-65；(美) 切特·凡·杜澤著，王紹祥、張愉譯：《海怪：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地圖中的海洋異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8年，頁8。參見程方毅：〈明末清初漢文西書中“海族”文本知識溯源——以《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9），頁88-96。
 23.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西北諸蠻方〉，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37-138；(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西北諸蠻方〉，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2。兩者文字基本相同。
 24.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亞墨利加總說〉，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19-120；(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亞墨利加州〉，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67-1768。
 25.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墨瓦蠟尼加總說〉，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41；(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墨瓦蠟泥加〉，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4。
 26.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3〈厄入多〉，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09-110；(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厄日多〉，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64。
 27.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孛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23。
 28. (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白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68。
 29.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孛露·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25；(美) 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75。
 30. 此條註文寫在孛露國東側的雅瑪琪國界內邊境處，略有偏差，可能是因為圖中的孛露國書寫空間不足。
 31. 關雪玲：〈清宮巴爾撒木香研究——兼論避風巴爾撒木香〉，《明清論叢》第16輯，北京：故宮出版社，2016年，頁492-504。
 32. (美) 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79；陳明：〈“阿勃參”與“拔爾撒摩”——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漢學研究》，第34卷第3期（2016），頁163-169。
 33. 陳明：〈“阿勃參”與“拔爾撒摩”——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漢學研究》，第34卷第3期（2016），頁165-169。
 34. 利氏所據之亞伯拉罕·奧特利烏斯地圖作“Gronlandiae Pars”。參見王耀：〈17世紀格陵蘭地理知識傳入中國考〉，《形象史學》，總第20輯（2021），頁284-302。
 35.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1〈韃而韃〉，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5；(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韃而韃〉，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51-1752。
 36.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亞墨利加諸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39；(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亞墨利加諸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3。兩者文字基本相同。
 37. 參見王永傑：〈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期（2013），頁125-132。
 38. 本文圖2對比參照之《坤輿全圖》圖像，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釋出之公版圖像，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133751m/f11.item，2020年10月27日讀取。
 39.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伯西爾〉，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27；(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伯西爾〉，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69。
 40.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5〈海族〉，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49；(比) 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海族〉，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5。
 41. (意) 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4〈伯西爾·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29。
 42. 金國平：〈《職方外紀》補考〉，《西力東漸》，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117。
 43. 程方毅：〈明末清初漢文西書中“海族”文本知識溯源——以《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為中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9），頁92。
 44. [清]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卷1〈勸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0。
 45. 楊伯峻撰：《列子集釋》卷5〈湯問〉，北京：中華書局，

- 1979年，頁175。
46. [漢]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頁381。
 47. 王叔岷撰：《列仙傳校箋》卷上〈琴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0。同書中還有子英乘魚升天的故事，頁134。
 48. 參見阮堂明：〈說“騎魚”〉，《文史知識》，第3期（1996），頁113-114。
 49. 如上海博物館藏明李在《琴高乘鯉圖》。
 50. 西文地圖中有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騎海怪巡遊、女子騎人魚交戰、命運女神駕海怪衝浪等圖示，也可能對《坤輿圖》繪者產生影響。參見（美）切特·凡·杜澤著，王紹祥、張愉譯：《海怪：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地圖中的海洋異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8年，頁9、56、74、90。
 51.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5〈海族〉，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51；（比）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海族〉，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7。兩者文字基本相同。
 52.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2〈西北海諸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04。
 53.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2〈西北海諸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03。
 54. 王永傑：〈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期（2013），頁136。
 55. 王永傑：〈利瑪竇、艾儒略世界地圖所記幾則傳說考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期（2013），頁132-137。
 56.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5〈海狀〉，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54；（比）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海狀〉，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5。
 57. 參見丁雁南：〈地圖學視角下的古地圖錯訛問題〉，《安徽史學》，第3期（2018），頁20-26；丁雁南：〈兩個“帕拉塞爾”之謎：地圖史理論變遷與西沙群島地理位置認知的演化〉，《南海學刊》，第3期（2020），頁77-87。
 58.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2〈波羅尼亞〉，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95；（比）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波羅尼亞〉，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60。
 59. 參見黃時鑑：〈巴爾布達《中國新圖》的刊本、圖形和內容〉，《黃時鑑文集》第3卷，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271-272。
 60. 陳明：〈“阿勃參”與“拔爾撒摩”——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漢學研究》，第34卷第3期（2016），頁165。
 61. 如《坤輿圖》的“冒火島”僅對應於諾林圖上的Vulcan（並繪火山圖形）；“松松島”僅對應於德利勒亞洲圖上的Sangson I.（諾林圖拼作Songon）；“花納島”僅對應諾林圖上的Gugnan（德利勒亞洲圖上作Guguan I.，南懷仁的《坤輿全圖》譯法相同，《坤輿圖》繪者有所參考）；“若翰島”僅對應於諾林圖上的S. lean。
 62. 諾林圖在相應方位有Isles des Carails，島名係Corails，即珊瑚抄誤。參考前後其他世界地圖，此處地名確應係Corails。
 63.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5〈海產〉，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54；（比）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海產〉，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7。
 64.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5〈海狀〉，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55；（比）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海狀〉，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75。
 65. 德利勒世界地圖之東半球上，僅在非洲南端西南方繪出小段“南方大陸之角”（Cap des Terres Australes），標榜“科學”的德利勒對歐人尚未系統探查過的“南方大陸”存疑，因此他雖然在兩半球南端均以大字標註“Terres Australes”（南方大陸），但未繪出其餘陸地輪廓，也未添加註記。
 66. 諾林圖此處北凸的岸線與德利勒圖上的“南方大陸之角”方位相應，但德利勒圖無“鸚鵡之地”註記。
 67. 但具體範圍不同，如利瑪竇依據歐洲舊圖，誤以為今澳大利亞、新幾內亞、火地島等地屬墨瓦臘泥加的一部分。
 68. Sankey, Margaret. "The Abbé Paulmier's Mémoires and Early French Voyages in Search of Terra Australis." *Discovery and Empire: the French in the South Seas*, edited by John West-Sooby.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 2015, pp. 41-68.
 69. 利瑪竇不知龔納維勒的事跡，故其註文只是連帶述及墨瓦臘泥加，北側海中註文的“未就船”情節也與龔納維勒不符。
 70. Wagner, Henry R. *The Cartography of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to the Year 1800*. Martino Publishing, Mansfield Centre, CT, 2005, pp. 53-67; （英）愛德華·布魯克希欽著，周翰廷譯：《詭圖：地圖歷史上最偉大的神話、謊言和謬誤》，台北：城邦文化，2018年，頁12-17。
 71. 諾林圖註文中的“南海”指太平洋，“北海”指哈德遜灣等北部內海。

文史研究

72. 德利勒世界地圖上的標註有所不同，其在諾林圖中的德雷克小船處繪有小島，註“德雷克發現此島”；前者又在西北方的火地島西側的另一小島處標有註文“德雷克發現此港口”，諾林圖則在此島標“德雷克發現此島”。《坤輿圖》則將後一小島標作“特辣計島”。
73. 如前所述，《坤輿圖》的多數註文是據利瑪竇等人的圖、文改寫，故本文統計時以是否與舊圖文所記方位一致為準。在個別情況下，因舊圖、文中已有誤置而被《坤輿圖》沿用者，本文不計入錯誤類中。
74. “亞非利加國”不見於法文圖，《職方外紀》或《坤輿圖說》載有“亞非利加”，並記其為地區名，稱位於“阨入多”（埃及）之西。《職方外紀》的“萬國全圖”與“利未亞圖”也在相應位置繪“小亞非利加”，《坤輿圖》可能是根據上述圖、文而標出此“國”。
75. 約相當於今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一帶。
76. 參見高翔：《〈坤輿萬國全圖〉地名考本》，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頁289。
77. 趙永復認為利瑪竇參考了《殊域周諮錄》。參見趙永復：〈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所引用的中國資料〉，《歷史地理研究》第1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206。
78. 托勒密地理學中有“恒河內的印度”及“恒河外的印度”之劃分。
79. （意）艾儒略撰，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卷1〈印弟亞〉，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9；（比）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印弟亞〉，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750。兩者文字基本相同。
80. 馬世嘉指出，利瑪竇在明代中國人本有的“西洋”基礎上，創造出“小西洋”及“大西洋”這組成對的概念。“小西洋”是指當時中國人已知的印度洋，“大西洋”是指當時中國人未知的北大西洋，又用“小西洋”及“大西洋”轉指兩洋的沿岸國家。參見 Mosca, Matthew W.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9–53。根據語境，利瑪竇圖此條註文的“小西洋”應指陸地而非海洋。
81. 關於十六世紀幾幅西文世界地圖註文的詳細研究，可參見 Van Duzer, Chet. *Henricus Martellus's World Map at Yale (c.1491): Multispectral Imaging, Sources, and Influence*. Springer, 2019; Van Duzer, Chet. *Martin Waldseemüller's 'Carta marina' of 1516: Study and Transcription of the Long Legends*. Springer Nature, 2020; (美) 切特·凡·杜澤著、馮奕達譯：《獻給國王的世界：十六世紀製圖師眼中的地理大發現》，台北：麥田出版，2019年。
82. 參見汪前進：〈南懷仁《坤輿全圖》研究〉，載曹婉如主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頁104。
83. 鄒振環指出，晚明清初艾儒略、南懷仁等人在世界地理作品中突出異域文化之“奇”。參見鄒振環：《世界想象：西學東漸與明清漢文地理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頁68–178。詳細核驗可知，艾儒略、南懷仁作品中介紹的世界知識雖“奇”，但多實有所本，很少像《坤輿圖》繪者這般經由改寫、移置等蹊徑增添註文的新鮮感。
84. 筆者另文推測瑞士藏圖與康熙清宮地球儀均是依據一份書寫更準確、更完整的工作底本製作的。參見林宏：〈瑞士藏康熙朝《坤輿圖》初探〉，《清史研究》，第4期（2023），頁14–34。

